

為人「色」表

——教師之間的性騷擾

學校有些男老師或行政人員常常仗著他們的強勢，對女老師恣意騷擾，有意無意的開女老師的玩笑或碰觸女老師的身體，可是礙於情面，女老師們又不好當面發作，怎麼辦？

校園中男老師對女老師的騷擾一直是女老師心中的痛，特別是當男行政人員或男性主管藉著職權之便，對基層女老師騷擾時，女老師要不是感到羞恥難言，就是為了息事寧人而隱忍不說。而女老師越是緊閉其口，那些存心騷擾的男性主管越是覺得「賺到了」，抱著「反正她又不會說」的心態就更橫行無阻，常常得了便宜還賣乖：「我只不過拍拍她肩膀嘛！有什麼了不得的，這麼生氣？」

長期以來，性別議題沒有受到社會關注，女人面對這種常見的騷擾，連主動抗爭的力量都很小。她們覺得即使公開提出抗議也不容易討回公道，反而可能會壞了名節形象，甚至在工作各方面關係中受到有形無形的報復，因此許多女人採取了躲避隱忍的態度。不過，近年來社會局勢有些變化，為了促進職場裡的專業精神，提升工作效率和企業形象，也為了創造台灣注重平權人權的正面國家形象，大家愈來愈覺得在公領域中，一切太過私人而且可能有損單位效率形象的行為都應該被禁止或懲處，再加上婦女運動的議題和語言在這個時候使得「性騷擾」這個新名詞連結上保護女性身體的大目標，因此，性騷擾才在公眾領域中開始受到關注重視。

這樣一個歷史的發展對那些被騷擾的人而言是很有利的，因為她不必再隱忍，不必再生悶氣，而可以在法律的支持下訴諸公決。

當然，不太習慣撕破臉對簿公堂的女人恐怕還是需要發展一些決心和勇氣才能維護自身權益；然而除了權利意識之外，大家也需要多多練習討公道的技術。

決心、勇氣、和討公道的技術都是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操練的。許多人都會告訴女人，在遇到惡意找碴的人的時候，首先就要明確的、堅定的向他說「不」，嚴正的拒絕他的騷擾，千萬不要因為怕事或怕羞而表態不明，反而落人口實。可是，以我們調教女人的方式，大多數女人都長成怕事而退縮的基本態度，不管怎麼勸她嚴詞抗爭，好像也沒有多大用處。

因此，為了有氣魄和毅力拒絕騷擾，妳平日就要多練習為自己的權益而戰，並且展開改造自我的課程。學校有那種大媽型、別人不敢得罪的女老師，妳就要多接近她，多向她學習罵街的本事；校內有那種強悍的霸王花女學生，妳也要和善對待，虛心求教；平日在校內要拉幫結派，多交朋友，了解議題，促



成共識，正式開會時有不同意見才會敢堅定的提出來，而還有人幫腔；另外在自己的教學過程中也要練習不再做淑女，因為做淑女就意味著妳需要顧忌形象，也因此會發展不出反擊的力量；要是哪裡

舉行有妳認同的街頭運動，妳就找時間參加抗議遊行，以鍛鍊正義的勇氣，在大喊口號中放開自己……。方法很多，反正不做乖小孩就是了。

除了以上的氣魄鍛鍊之外，妳也要再累積另一些能耐。如果妳已經清楚的抗議，而對方仍然明知故犯，這時妳就必須要採取進一步的措施。要知道，雖然他是妳的上司或同事，但是只要他侵犯了妳的身體權利，也就是侵犯了妳的基本人權，侵犯了妳的私人空間，這些都足以構成法律訴訟的理由。但是，要能在司法和輿論之前站得住腳，妳就要做最基本的工夫——蒐集證據。

妳要詳詳細細的記錄每次騷擾的時間、地點、天氣、言辭內容、身體位置、穿著、動作、部位、感覺、情緒、可能的目擊者等等，就像情報員的觀察報告一樣。妳記得愈清楚詳細，在堂上呈供時就愈有說服力，畢竟，別人不是妳，要讓人清楚的認識到妳的遭遇而支持妳，妳就得用言辭讓別人進入妳當時的情境，在身歷其境的狀態下了解妳的感覺。還有，通常騷擾可能不是指向妳一人而已，所以妳平日就要多和同事交朋友，以便探聽是否有別人和妳一樣受害，以便聯手控訴；即使沒有，也可以經過友情的累積而得到道義的支持，在妳提出控訴時會是有利的局勢。

等到手中握有充足的證據記錄之後，妳就可以開始討公道的過程。妳所收集的所有資料檔案要寫成清楚易懂的敘述——哇！練習作文的另一種機會——然後妳可以向教育督學或更高級的行政人員投訴，藉此提升他們的性別意識。他們也有可能秉公處理，但是為了防範官官相護或者行政人員吃案，以免產生對自己更為不利的

情況，妳也可以考慮同時送一份副本給素來有正義形象、為婦女爭取利益的社會團體（本書附錄中有她們的連絡方式），她們在處理這種事情上面比較有經驗，也比較站在受害者的立場，一定會幫助妳的。

請記得，這個討公道的行動不但相關妳個人的權益，也會為無數比妳更弱勢、位置更不利的受害者設立榜樣，對改變女人整體的處境是有貢獻的。更重要的是，妳大概也看得出來，上面的這一套做法不單單是針對騷擾提出反攻，更重要的是，妳可以在過程中改變個人的氣魄和膽識，提升觀察及語言能力，還可以交到很多朋友，拓展人生經驗，一舉數得。老實說，這套東西不但可以被妳所用，妳也應該傳授給妳的學生、親友、陌生人等等，好整體提升女人的自衛能力和討債能力。

當然，在這裡還有另外一個層次的思考——因為，女人並不是要變成復仇女神，要是把自己搞得正經八百，嚴肅苛刻，校內也變得風聲鶴唳，這又有什麼好？至少，日常生活中的小樂趣都沒有了，說不定還使得很多調情示愛無法出現，以至於斷了大家的情慾機會呢！

讓我們面對現實一下。除了很明確的、打死不退的惡意騷擾之外，人與人之間也不乏有某些較為曖昧的「騷擾」事件，例如亦步亦趨的獻殷勤、開黃腔、講黃色笑話、親密的但輕微的肢體動作等等。

這些例子就有點灰色地帶了，因為那些被認為是「騷擾者」的男老師，很可能並無惡意騷擾的意思，而只是想輕鬆助興、想要寶愛

現、想討好大眾、想被視為可愛幽默、想在群眾中表現自己的聰明而已；要是妳用同樣的標準和方式一竿子打翻一條船的懲戒他們，用法律控訴他們性騷擾，恐怕並不見得公平。相反的，要是妳的心胸開闊，身體自在，要是妳不是那種太過敏感易傷的脆弱心靈，要是妳不介意讓出一點肯定他人的空間，那妳應該可以多多少少練習包容某些人極其卑微渺小的渴望和或許有點拙劣的努力吧！妳應該不必用嚴厲譴責或急急撇清，以證明妳自己的清純吧！（這種利用是多麼的可恥啊！）許多女人都有那種用幾句輕鬆的回應，在談笑間讓可能的進犯者灰飛湮滅的自在本事，下次妳聽見女人開黃腔時好好學著點吧！

不過，如果妳真的覺得那些行為很低級下流，那就清楚的向他表明自己的感受，讓他知道妳覺得那些黃色笑話或動作已經讓妳很不舒服，而他隨便的拍妳肩膀或手臂也造成妳的困擾。要是他不是惡意或故意，他一定會知過能改。要是他是真的惡意而持續不改，那麼就用前面說的那一套收集資料控訴法去教訓他吧！

在這裡還有另外一些狀況是更為灰色、更不確定的。要知道，性騷擾的關鍵絕不是對方做了什麼動作，碰觸了什麼部位，說了什麼話語——這些客觀的事實都無法解釋個人本身的感受，很多時候，同一句話，同一個動作，要是由不同的人來做，妳的感覺可能會大不相同。比方說，要是對方是自己有點喜歡的心儀的人，所有的言語行動都變成了好意愛意的表現，都會引發妳暗暗的欣喜，絕不會說對方在騷擾（雖然表面上有可能還是要說兩句「你壞死了」、「人家不來了嘛」之類的客套話）。相反的，要是換了一個其貌不

揚、身材短小、文化水平不佳、身分條件很差、已經在婚姻市場中出局、或者有其他不討人歡心的特質的人，那麼，不論他是如何的善意試探而已，遇到了不想被癩蛤蟆吃到天鵝肉的女性時，他都會被視為是騷擾。

這種案例顯示，有關性騷擾的控訴並不是很簡單的「一個弱勢性別對另一個強勢性別的正義抗爭」，其中恐怕還牽扯到許多複雜的文化階級歧視因素。而當我們把「性騷擾」的上方寶劍祭出來，斬釘截鐵的運用在所有自己看不順眼的人身上時，恐怕只會創造出更多因含冤莫白或者打抱不平而生的怨忿，伏下日後產生更多不滿的源頭。

讓我們再說一遍。性騷擾是許多女人在生命中極為痛苦的經驗，但是因為座落在我們這個複雜矛盾的文化中，它也並不是一件很單純很清楚的事情。如今雖然在法律上和 cultural 上慢慢提起了大家的關注，卻也有可能在極其簡化的處理方式上形成更多的爭議和惡果，這些都還需要我們發展更大的智慧來處理。

目前在學校校園中對防治性騷擾只有籠統抽象而且簡單二分的關注和提醒，並沒有考慮到這些灰色地帶的互動，也沒有包含一些比較複雜的矛盾的自我反省。這樣的教育不但不可能防範騷擾，反而會因為過度的堅壁清野，過度的自以為義，而使得女性硬心（驚懼）、男性惶恐（怨忿），對於減少或消除性騷擾，恐怕一點好處也沒有，搞不好還會引發另一些敵意事件。

說真的，我們與其在教育中希望懇求「加害者」（不管是男是女）發揮良知，克制自己，尊重他人；倒不如積極提升「受害者」（不管

是男是女) 面對這種複雜情勢的處理能力。事實上，也只有「受害者」(不管是男是女) 的自立壯大，才可能一方面有效的擊退惡意騷擾，另一方面寬容的包容卑微脆弱的好意示愛，在冷靜中釐清自己的情緒反應，以公平的面對和他人的互動。(涂懿美、何春蕙)